

鱼来雁往 (小小说)

能源学院 陈蓝宝

发自伦敦,寄往布宜诺斯艾利斯,1980年4月

萨尔曼·鲁西迪

尊敬的博尔赫斯先生:

久仰您的大名!请您原谅我在信的开头就这样冒昧!我实在按捺不住我心中的焰火:我最近拜读了您的一些作品——就在这封信动笔前我才刚刚合上《沙之书》的最后一页——在我看来,它们都是举世无双的杰作!您作品中的故事是如此奇幻,结构如此精巧。您说是当代最伟大的作家也不为过。

请您原谅我的唐突,博尔赫斯先生。我还没有介绍我自己:我还是在校的学生,学习古代文学,整日浸在拉丁文书籍的泥堆里,偶尔读几首艾略特的诗聊解郁闷——您的诗歌也同样清奇,给我以愉悦——我有幸听到您在我们学校的一次演讲,深受感动,然后我就开始读您的作品。您深厚的文字功力和幽远的想象力令我折服。我对文学有着极大的兴趣,私下里其实也写一些东西,比如小说、诗歌。这些东西有幸在我的同学中间传阅。我仰慕您,想要成为下一个您——这样说似乎有些狂妄,不过是我此刻真实的想法——我之所以写这封信,想向您请教关于创作的问题,以及您对于文学和哲学的思考。

对于您这样一位享有世界声誉的作家,能够赐教于我,实在是下下的荣幸!

您的众多仰慕者之一 S·鲁西迪 于剑桥

回信,发自布宜诺斯艾利斯,1981年9月 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口述 玛利亚·儿玉执笔

感谢你的来信!也请原谅我没有能够及时地回信,因为我的眼睛已经完全失明了一——你的信也是由我的女秘书读给我听的。年轻人,你对我的评价是过度了的。整

个世界对我的评价都不恰当:西班牙政府在去年为我颁发了一个塞万提斯奖,我又刚刚接到通知,又让我去领一个让人记不住叫什么名字的奖(奥林·约利兹奖)。说实话,这些东西我早已厌倦。荣誉对于一个人是无尽的惩罚,会束缚我们的心。对于我这么一个老人来说,早已没有年轻时对声誉追求的渴望了。

说来可笑,在我很小的时候(大约八岁),就模仿着《堂吉珂德》写过一篇故事,难道他们是因为我写过这样一篇故事就把我和塞万提斯相提并论了吗?我的这篇故事发表后,别人还以为是出自我父亲的手笔,我因此而自鸣得意。此后,我对写一些东西的欲望更加强烈了。

年轻时的一些事故,使我获得了能够在欧洲游历的机会,这为我以后的创作打下了基础。年轻人,去外面的世界看看吧!如果你厌倦了西塞罗那些繁复的文字,莎士比亚那些矫情的语言,不妨抛开他们。到雅典的神庙前,看一看断壁残垣隐隐浮现的文字;到伦敦古老剧院的台阶上,抚摸被无数人践踏过的语言。年轻人,我多羡慕你,羡慕一切明眼的人。不要成为我,不要成为任何人。我这个老人,已经无法在光影的变化中去感受这个世界,我甚至都无法感受时间。诗人,和盲人一样,能在黑暗中看到事物。

世界是一个迷宫,你我皆困在其中,而时间就是这个迷宫的构成。年轻人,不要试图走出去,因为真理即在其中。文字和棋子是一样的,它们营造了一个个小小的迷宫。我只能对你说,去感受,去做梦吧!周围的全是虚无,只有梦是真实。

你也许会迷惑一个老人在这里的胡言乱语,我所说的可能没有回答你的问题。算了,我也已时日无多,过几年我可能会到日内瓦,也可能到维也纳度过我的余生。

J·L·博尔赫斯 于布宜诺斯艾利斯国家图书馆

不要

数学学院 赵秋兰

追逐梦想彰显你独特的人生;

当我因为一首歌落泪,不要奇怪,取笑也不行,青春需要有一颗容易被打动的心灵;

当我陷入沉思,不要打断,提醒也不行,独处是灵魂自由的保证;

当我向你敞开心扉,不要害怕,躲避也不行,真诚是你能给的最高的尊重;

如果你我曾经同行,

不要忘记,淡漠也不行,那是你我将来再也回不去的曾经;

当你我重逢,不要故作,伪装也不行,淡定坦然和磊落就是你的真诚;

当挥手告别,不要流泪,眷恋也不行,期待未来和懂得珍惜是一对好弟兄;

当我写完这首诗,不要说话,私语也不行,沉默就是你最好的回应。

雨 (小小说)

地科学院 高瑞佳

窗外在下雨。雨落在窗外。我坐在书桌前假装看书,心思全在窗外,眼角余光都看向窗外。

雨落在院子里的玉兰树上,落在黑色的铁艺大门上,落在院子外面深红色的砖地上。每当有人出现在小心翼翼展到外面的视线中,每当有人从院子外面经过,我就几乎要从椅子上跳起来了,几乎要从那把荷花买来的、有美丽钩织花纹的宽大椅子上跳起来了。但是心很快会从咽喉跳出再次重重坠落进胸口,带来肌肉瘫软的放松感——那是一个普普通通、平平无奇的路人罢了。不是认识我的人,不是认识荷花的人,我们已私奔到无人认识的地方,可以在街角握手牵手走路,就算在街上擦身也无所顾忌。

等等,无人认识的地方在哪里呢,是这里吗?我听得见放在窗沿上,漆成嫩绿色的时钟“滴答、滴答、滴答”走着的声音,我在这声音里焦躁不安着,翻着书,一页一页地翻,害怕叫人瞧见我内心的慌乱不安来。来看吧,我只是在——看书。那钟的指针不紧不慢地走着,屋外的天色暗下来了,不亮了,作为演员的我应当给这舞台打开灯去。我将要起身,无意中向窗外一瞥,穿黑色风衣的女人,打着黑色的雨伞,静悄悄出现在院子门口。

直到她消失。我终于能呼吸。没有开灯,屋子里陷入了黑暗,我恍然惊醒,跌跌撞撞地去开灯。灯开,伴随着清脆的一声响,光亮充满整个屋子,我周身好像又暖了起来。可是,荷花呢?一个问题突然出现在我的脑子里。荷花呢?说过要永远和我在一起,总是会在这种时刻出现的荷花在哪里呢?为了证明自己没有经历背叛,我在房间里四处翻找荷花的踪迹。被子里?没有。窗后?没有。床底下?没有。衣柜里?没有。冰箱里?没有。那么荷花呢?荷花去哪里了?仿佛被人敲了一下天灵盖,我突然想起来,荷花已经藏起来了。

不会被发现,不会被拆散,永远在一起。松了一口气,我倒在沙发上。神经松懈下来,我忽然感到无所谓了,荷花已经藏好了,我最爱的人不会被伤害到。我听见自己叹了口气。明天,不要下雨。

我睡着了。醒来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下午,天气晴朗,太阳明亮,风和日丽。我想我要到院子里去。

去看看那株玉兰吧,我对自己说,喝饱了水,玉兰不是该开花了?向院子里去,我走到树下,突然慌乱起来,是真的吗,是真的吗,天和云的分界为什么这么明晰,是真的吗,还是假的。我听见鞋跟撞击地面的声音,我感到我的身体不受控制地颤抖起来,如同扭动生锈的水龙头一样,我缓缓地、缓慢地把自己的脖子扭过去,对准门口的方向。

穿黑色风衣,打着黑色伞的女人又在路过我的门口了。那么近,我看得见黑色高跟鞋底的红色丝绒,看得见她唇上同样鲜红的颜色。那抹饱满的、艳丽的红色微微转过,轻轻勾起来,再一点点消失。

又要下雨了,我已经闻到泥土的腥气,我听见雨落在玉兰树上的声音,还有什么声音,窸窣窣一下一下地响着。一眨眼,明明是艳阳高照,门口空落落,我不知道是她走了还是从没过。

都在找我,要分开我和荷花,那打黑伞的女人。我躲进屋内,重新坐到荷花挑选的那把椅子上去。椅子柔软,好像荷花在背后拥抱我。她的手绕着我的颈前,头发落在我的肩上,或许刚洗完澡,还在湿漉漉地滴水,我听见晚香玉氤氲的味道。

睁眼的时候屋子怎么黑了,原来是晚上。又听见了,下雨的声音,还有,终于听清了,那是一下一下挖着土的声音。

再仔细听又没有了,没有雨声,或许根本就是院子外的树叶在风里细细簌簌地摩擦。没有下雨。

下雨了。早上的地湿漉漉,天阴着,不放晴,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再落下雨来。

穿黑色风衣的女人又在路过我的门口了。荷花不知所踪了。荷花藏好了。荷花不见了。她打着黑色的雨伞,又在路过我的门口了。她来寻我,谋杀我的荷花。

院子里的玉兰树,怎么一夜雨就萎焉了,摇摇欲坠了。玻璃上映出我黑色的影子。

阴天了。下雨了。放晴了。我的荷花,不要让人找到啊。

我的荷花,不要和玉兰分开呀。

坦诚

安全学院 姜逸飞

以前我以为,只要愿意努力,牛奶和面包都会有的,我总会有成功的那一天;后来慢慢地,又觉得,我应该做一个勤奋的人,不要过于期望一个结果,只要愿意努力,将来的结果一定不会很差;可现在,我却不期待一个“结果”,愿意投入,愿意付出,只是想在最后面对那个结果的时候,我可以足够“坦诚”。

坦诚,是一个人对抗世俗最好的品质。

坦诚的人是不会被击垮的。坦诚地面对成功、失败,面对自己的优点、缺点,面对外界的环境,也面对内心的自己……面对这一切的结果,我既不觉得遗憾,也不会后悔。感情是这样,学习中是这样,工作上是这样,人生,也是这样。

坦诚之后,我渐渐开始明白什么是快乐。

我只是单纯地想做这件事情,单纯地愿意投入、愿意付出,享受着在这个过程中所发生的一切。我是发自内心地去做这件事的,我是心甘情愿的。而不是为了达成自己的“期望”,或者获得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对他人坦诚,是一种修养,对自己坦诚,是一种能力。

我们常说,与人交往,要坦诚相待;可是对待自己,更要懂得坦诚。坦诚面对自

己,是对自己的诚实,也是自爱的表现。要相信,当一个人可以做到极度的坦诚时,也就是最为强大、最无坚不摧的时候。坦诚面对结果,坦诚面对失败,坦诚面对现实,对自己的欲望诚实,对自己的人性诚实,才有对万生万物的敬虔心……

《诊疗椅上的谎言》一书中说,强大的人会选择对别人和对自己保持坦诚,看见并承认自己的欲望、胆小、局限、自大,并坦然谈论,加以分析,在坦诚中保持着自省和克制,寻找这种平衡,是可以变得充满生命力和创造力的。

之前我曾写道:“人最终与自己和解。”但这可能需要我们花几十年甚至大半生的时间去理解,而在这个繁华的社会里,真正做到与自己和解太难。所以,不妨先从坦诚开始。直面自己,承认自己,剖析自己,感受自己。试着学做一个“坦诚”的人。

“物物而不物于物,念念而不念于念。”追逐的过程中,我们是否能依旧保持一颗平常心?理性地认识世界,也坦诚地对待自己。

山高路远,看风景,看世界,也看自己。愿你我都能成为一个足够“坦诚”的人。

她做灯,许多年来这样的场景在我家很是常见,此前几年,我趴在一旁看她写作业,任性地抢了笔自己玩,闹得她咆哮我大哭才算完;往后几年,我趴在一旁看她化妆,聚精会神,甚至还能帮忙打下手比如递个睫毛夹等。

我总不肯承认内心有点隐秘的嫉妒。但说实话更多是自豪,连我都忘了何时对幼儿园同学炫耀过自己

中试题里的文化常识题目尤为拿手。阴历阳历,十天干十二地支的知识,我在心里捋得十分清晰,但很可惜对新年渐渐失了兴趣。

是姐姐自己突然提起做小桔灯的,她比我整整九岁,远比我更有主意得多。不单是她,其他表兄表姐堂兄堂姐亦然。父亲和母亲在各自的家庭中排名靠后,而与我年纪最相仿的

同辈孩子也比我大四五岁,他们有自己的乐趣,我插不上嘴,腿脚也跟不上,于是不可避免地常常孤独,因此童年的我对小桔灯如此痴迷热爱,直到今日依旧难以忘怀。

切掉顶部,挖出橘子肉,姐姐开始倒腾蜡烛。我畏惧火,于是闪到一边吃橘子。小孩子畏惧火焰,却有着天真的残忍,明明剥去外皮已经足够疼痛,我还要不厌其烦地一根根除去白色的筋络。吃完橘子我趴在桌上看

的姐姐在上“高中”,还是母亲在园外等我放学时与家长交谈起来,才知道我有这样幼稚的与有荣焉。

我趴在一旁,从未这样耐心地等待过。终于做好了我的小桔灯,可惜与我想象中相去甚远,不过也聊胜于无。我小心翼翼地接过木筷做的灯笼杆,满心欢喜。橘皮本就鲜艳可爱,盛上一只小小的专门用于正月十五准备的红蜡烛,更是明亮得有如千万光华,一瞬间点燃了我的心脏。

我的小桔灯

外国语学院 崔维佳

印象中我读到的第一篇散文是《小桔灯》,大概在六七岁的年纪。那时母亲正为我换区上小学的事情忙得不可开交,竟还有心思教我背小九九。背小九九都吃力的我,邂逅了人生中第一篇散文。

但说到底并不算我读,因为认识的字实在寥寥。是我上中学的姐姐随口提起小桔灯,我兴致盎然,要求她多讲些,她思索一会儿,三言两语讲完了《小桔灯》。长大后的我再读,忍不住猜想,是姐姐担心我听不懂故意讲得浅显,还是她自己也没有深刻体会呢?不怪我有此疑惑,因为姐姐上学时成绩很差,照大人的话来说就是“幸亏学艺术才能上大学啊”,尽管她不知道我多少次暗暗羡慕她能歌善舞,那样讨长辈们喜欢。

只是终于等到了新年,我小小的心脏却早已被其他快乐攫取,浑然忘却小桔灯一说。小时候的我时间仅有很模糊的概念,无非是春去秋来,只知道盼望生日,只记得具体日期,只恨无从计算。但印象中我的语文成绩一向不错,初



本版摄影 材料学院/姜旭